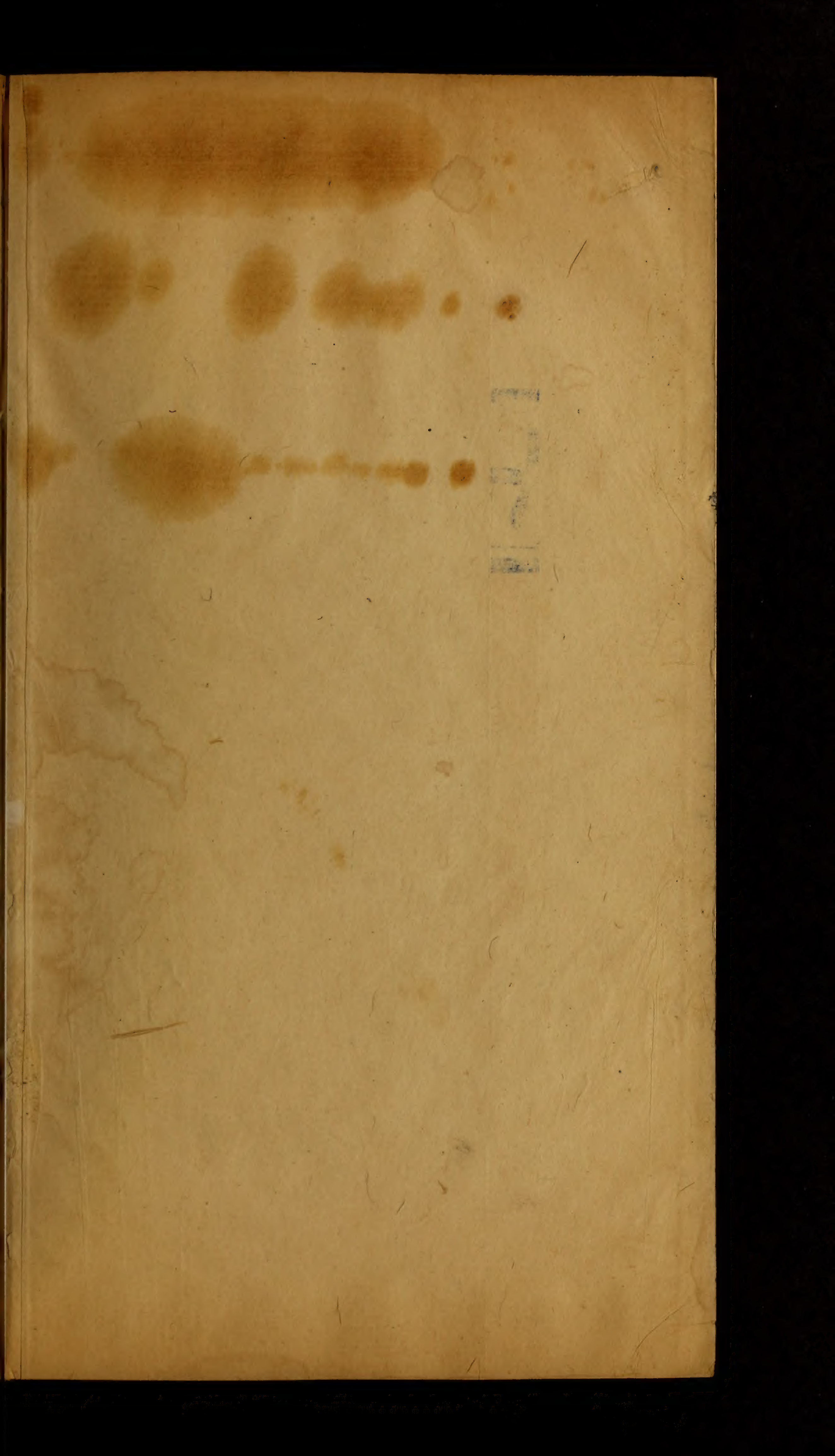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五

明

莊烈帝

丁丑崇禎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即闖塌天等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合烽火達淮揚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楊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遂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皆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檄良玉搜山不

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酆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令河南士民合疏留己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來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我

大清往征朝鮮攻克義州渡嘉山江進薄平壤朝鮮空城遁去國王李倧遣使請受盟因許其通和而還既而朝鮮復屢背約陰持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乃親統大軍征之長驅直入遂克王城國王李倧

逃于南漢山城。

大軍圍之。其妻子羣臣盡被俘獲。已而漢江口濱海之地及江華島城。在朝鮮國開州東北海中復爲大軍所取。倧勢益窮蹙。乃上明所給勅印奉表出降。朝鮮既降皮島益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夾攻之。副總兵金日觀力戰死。皮島遂爲大清所取。

三月。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

嗣昌以父憂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乃以嗣昌爲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才。酬對敏捷。帝以爲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爲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莊烈
豈容不識其為人乃以勦
賊重任而令中使隱覘其

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
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
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
輸貲為監生。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
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
尋以武臣驕惰。逮戮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
以六合破賊功。戴罪自贖。
夏。四月。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
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文燦官閩廣久。帝未識其為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
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

是非更何足信況文燦酒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胸中本無定見閹奴德其贈遺專務揄揚莊烈更因嗣昌借內援薦引擢總軍務卒致庸劣僨轅當時國勢將傾即慎簡賢能猶恐難勝扶危之選而朝廷求才大臣推轂皆取必于宦官安得不益促其滅亡乎

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客。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之于帝。初。文燦自貴州徙家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為姻。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至是帝以文燦總理南畿五省軍務。文燦拜命。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為己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

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整。先盧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測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愼之。文燦乃辭去。抵安慶。良玉桀驁。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訌。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爲用。嗣昌言于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已而京營將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連破賊兵。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文燦顧決計招撫。刊檄徧懸通都。帝聞之怒。嚴旨譙責。嗣昌爲救。乃解。

六月。温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爲仇。帝以爲樸忠。恩禮無與比。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衆怨歸己。倡言密勿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中傷。人不能盡知。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布衣楊光先至輿櫬上奏。帝益謂其孤立。罪責言者。或至杖死。至是。常熟人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先是。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因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體仁下其事于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飈。皆言復社無可罪。先體仁意。俱被降謫。于是復有張漢儒事。張溥。字天如。張采。字受先。俱太倉人。倪元珙。上虞人。馮元飈。字爾賡。慈溪人。）體仁故讐謙益。擬旨逮下詔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于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德謙益嘗爲安作碑文。頗爲

溫體仁前以枚卜生嫌早欲甘心謙益乃謙益急而走險求解與援曹化淳復因體仁密揭其私自請案治悉舉其平日交關詭計發覆無遺莊烈亦遂頓悟奸謀聽其引退以衆廷臣積年不能撼者一寺人不轉瞬而逐之體仁固不足道而當日黜陟大權偏徇中官毀譽莊烈之察察適成其憒憒耳

嘗求。漢儒偵知之。與其黨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詔下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為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蹂躪畿輔。擾中原。邊境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竊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竊上旨。帝愈親信之。及得旨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歸踰年死。

兩畿山西大旱。山東河南蝗。

秋八月。以劉宇亮（綿竹人。宇烈弟。）傅冠（字元甫。進賢人。）為禮部尚書。薛國

觀韓城人。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觀爲人。陰鷙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讐東林。密薦于帝。遂致柄用。時體仁雖去國。而國觀與張至發。並效其所爲。蔽賢植黨。國事日壞。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間陷寧羌。破七盤關。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七盤嶺上。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綿州。戰死。遂連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督曹變蛟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河。宋置州。明改縣。今縣屬秦州。禮縣。元置禮店縣。明初改千戶所。成化中。置禮縣。今縣屬秦州。山

中。

以中官曹化淳提督京營。

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勲提督神樞營。閻思印提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戊寅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

夏四月。張獻忠僞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當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勍。次則曹操。獻忠嘗僞爲官兵。欲紿宛城。左良玉適至。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馬亦及。刀拂獻忠面。馬馳以免。會熊文燦爲總理。刊檄撫賊。闖塌天與獻忠有卻。詣文燦降。獻忠創甚。不能戰。心內恐。至是。偵陳洪範

張至發遂以備位大僚原

隸總理麾下為總兵。大喜。獻忠嘗當死。洪範救之。事具前。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毋死。公豈忘之邪。願率所部降以自効。洪範亦喜。為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廣東海豐人。分巡道王瑞栴永嘉人。與良玉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乃止。

張至發罷。

至發嘗疏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為言者所劾。至是。中書舍人黃應恩以賕請得罪。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請勘。帝優旨褒答。而下應恩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遵旨患病云。至發頗清強。起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收物情。帝亦以其望輕。卽聽之去。後

不足爲重輕且嘗謂正類而傾奸邪其人更無足取特是莊烈既擢之政府用舍自有權衡即知其舞弊贓官亦當明示以罷絀之故乃止因其以外吏起家爲翰林所不服遂謂其望輕而棄之當時廷臣伐異黨同甚至把持朝局積習實可痛恨莊烈不能袪除惡俗轉視以進退閣臣傾亦甚矣

十四年。帝思用舊臣。特敕召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十五年四月。卒于家。

五月。熒惑逆行。至秋乃滅。

帝素服減膳。諭諸臣修省。

六月。孔貞運罷。

貞運先與黃士俊賀逢聖同相。已而兩人相繼罷去。士俊十年十二月罷。逢聖是年三月罷。及是。貞運代張至發爲首輔。會帝親自考選諸臣卷。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羣謁朝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遂有劾之者。貞運卽引歸。國變後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未幾卒。貞運至聖六十三代孫也。

以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金谿人。爲禮部尚書。方逢年遂安人。

范復粹黃縣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兼掌兵部。

初國祥掌戶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年可得五十萬。勛戚內官多匿不奏。得僅十三萬。然國祥由是得帝眷至是與嗣昌等並入閣。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為訟寃。楊嗣昌時巡撫永平。聞于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長壽人。為總督。于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歙縣人。主和

議。時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會廷推閣臣。道周名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嗣昌復摭拾道周前辭諭德疏中有文章氣節不如鄭鄤。鄤字峚陽。武進人。振先子。語。鄤方以逼父杖母爲時詬病。鄭鄤者。故庶吉士。與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溫體仁憾震孟。因劾鄤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帝震怒。不俟佐証。磔死。嗣昌因言鄤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談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及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然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

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稱旨。帝屢駁詰。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遂叱之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

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

八月傅冠罷

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爲揭帖援筆判其上旣知誤惶恐引罪帝卽放歸

九月我

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大清兵分路入墻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裕州人）敗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牛闌山總監高起潛兵敗遂由盧溝橋趨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前大

學士高陽孫承宗本朝賜專謚忠定。一門殉節死。子舉人鈐。官生鉨。生員鈴。鎬。從子鍊。及孫之沆。之滂。之潗。之洁。之濾。從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漁。之瀚。督戰死。又同時死節者。知州則有深州知州孫士美。及父訥。一家從死者十三人。知縣則有任邱知縣白慧元。亦一門俱死。餘如慶都知縣黃承宗。靈壽知縣馮登鰲。文安知縣王鑰。蠡縣知縣王釆。新河知縣崔賢。鹽山知縣陳誌。固城知縣王九鼎。青縣知縣張文煥。興濟知縣錢珍。慶雲知縣陳絨等。教官則有鉅鹿教諭唐一中。蠡縣訓導馮大綸。吳橋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儒等。鄉官則有喬若雯李禎寧。李崇德。董祚。魏克家。諸生則有桑開基等。皆以殉節死。 孫士美。青浦人。白慧元。清澗人。馮登鰲。膚施人。王鑰。武功人。王釆。澤州人。崔賢。弋陽人。唐一中。全州人。馮大綸。登鰲從父。劉廷訓。順天通州人。張純儒。新安人。喬若雯。臨城人。歷兖州知府。罷歸。李禎寧。任邱人。歷山西按察使。罷歸。李崇德。青縣人。歷戶部員外郎。董祚。隆平舉人。魏克家。高陽人。知鄒平縣。又自德州渡河。下山東州縣十有六。事在明年正月。執德王由樞。莊王見潾六世孫。布政使張秉文字含之。桐城人。等死之。先是。楊嗣昌檄山東巡撫移師德州。

于是濟南空虛。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邱。聞警。馳還。與秉文。及副使周之訓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嗣昌無以應。及濟南被圍。秉文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及城潰。秉文巷戰。被箭。力不能支。死。妻方妾陳。俱投大明湖死。學朱之訓。謙。世熊。與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允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臨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列宿茌平知縣黃建極武城知縣李承芳邱縣知縣高重光及恩縣鄉官李應薦歷城舉人劉光化子漢儀皆死焉。時又有劉大年者。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朝道歷城。城破。亦死之。

宋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周之訓。黃岡人。鄧謙。孝感人。唐世熊。灌陽人。苟好善。醴泉人。熊烈獻。黃陂人。韓承宣。爌之孫。高重光。字秀恒。保定縣人。劉大年。江西廣昌人。

詔盧象昇督兵勤王。

象昇遭父喪。請守制。未行。詔督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援。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象昇心非之。會召對平臺。帝慰勞之。

咨以方略對言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和
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禦形勢甚悉帝壯之而戒象
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等議當是時帝心知
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咨象昇象昇
出與兩人議不合即日陛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
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象昇念帝意頗銳
而事多爲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宣大山西
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
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
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
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頳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

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尚方劍當先加巳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蓟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元忠本瞽人。嘗賣卜于遼。多相識。故嗣昌遣之。然議和事大。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持一議。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爲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命曹變蛟窮追。設伏于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

文燦三撫不主剿惟圖苟且息肩庸妄懦怯所見實與兒童無異夫以張獻忠兇悍不馴流毒幾半天下特凶屢敗求降文燦竟墮彼狡謀輕爲納受又不聽林銘球等襲執之計甘于養虎深山及孫傳庭引兵蹙賊復妄疑如其招撫之功公然檄止至羣賊橫行益甚穀城既畔遂爾撲滅無期與陳奇瑜之縱賊車箱同爲存亡關鍵以指日就擒之寇而聽其優游逸去其罪與助逆何殊厥後文燦雖正刑章而宗社終墟又豈一死之所能贖耶

十八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紿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于閿鄉。靈寶。賊窘甚。忽得文燦止兵檄。謂毋妬我撫功。縱部下戕殺。傳庭怏怏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時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八亡產絕。瓜蔓親戚。遂輕議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逢年疏忽。逢年引罪。即罷歸。

督師侍郎盧象昇敗于鉅鹿。死之。

是時。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淶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令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猶未敗衂。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尙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流賊角。大小數十戰。賊雖强盛。俱烏合之衆。一敗卽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

大軍在前。又爲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旋進至鉅鹿南賈莊。中官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埸。吾

以一死報君猶爲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卒
僅五千行至嵩水橋與
大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
昇勒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乃休
兵夜半被圍明日騎益大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礮
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鬭身中四矢三
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惟大威國柱得脫起
潛聞敗遂倉皇星遁嗣昌旣夙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
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
麻衣猶被體一卒遙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衆
皆拜畿民皆奔走雨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競立祠祀

之。順德知府于穎。金壇人。覈其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靳之。踰兩月。乃得殮。象昇嘗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愛才恤下。如恐不及。沒後。羣臣多為請卹。帝先中嗣昌言。不納。及嗣昌敗乃。加贈卹。福王時。追謚忠烈。本朝賜專謚忠肅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于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兵不歸。則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于邊。非譁則逃。無益。帝不能用。尋又移傳庭于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昌所阻。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為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

晉州。不敢戰。尾
大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
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宥。帝責其前
後矛盾。削籍。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總兵吳國鎮等三
十六人。同日棄市。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鎮平關。在南陽府鎮平縣。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于許郊外。許。大州。諸
將寄孥處。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紿

人主簡用大臣賢否自宜素悉況命相大事更非可以援題發策取辦臨時且程國祥綸扉之職莊烈既默定于衷乃欲假虛文以愚耳目措置尤為可笑蓋莊烈亦知廷推之易涉私黨故變為枚卜又恐枚卜之未協衆心故變為親試法愈變而愈不得人甚至陳演巧結關寺預探意指

入城。縱火殺官吏。臧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忠于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于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程國祥罷。

初。國祥之相也。帝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發策親試之。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然帝意已前定。第假是爲名。居數日。國祥遂與楊嗣昌等同相。時先後居政府者八人。劉宇亮。傅冠。薛國觀。楊嗣昌。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及國祥凡八人。而嗣昌薛國觀獨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至是召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緘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尋卒于家。未幾。蔡國用亦卒。

得以迎合揣摩且從而滋弊其于公正用人之道去之徑遠不求其本而務尚神奇毋怪乎躁進之日涸也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費縣人。)魏照乘。(滑縣人)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薛國觀力援入閣。

張獻忠叛于穀城。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刦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字實甫。桐城人。)力言于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剿。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殺之鈿。毀穀城。進陷房縣。知縣郝景春。(字和滿。江都人。)及其子鳴鸞皆死之。(鳴鸞力敵萬夫。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又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臥帳。將襲擒之。會指揮張三錫開門納賊入。守備楊道選巷戰死。景春。鳴鸞。及主簿朱邦闔。皆被執。不屈死。)左良玉。羅岱。追擊之。至羅睺山。遇伏。岱被

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峽張獻忠之叛穀城爲明所由亡而陳奇瑜與文燦其罪首云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加征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于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秋八月削熊文燦官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文燦尋逮下獄

帝聞穀城之變大驚削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

戴罪視事及聞左良玉敗益怒遂命嗣昌往代逮文燦下獄論死明年十月棄市嗣昌旣受代乃大誓師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嗣昌以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請拜良玉平賊將軍報可良玉旣佩將軍印志寖驕遣使以書謝嗣昌嗣昌不悅

庚辰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于太平明縣今屬四川達州

是時賊分爲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界東則革裏眼左金王等四營分擾隨應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興遠間楊嗣昌駐襄陽而令左良玉專剿獻忠及是良玉合諸軍至枸平關亦曰滿平關在興安州西南與四川接界與賊遇擊之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

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字大章寧鄉人）率賀人龍李國安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在縣東北亦曰大竹渡其上流即北江下流至陝西紫陽縣入漢）良玉駐漁溪渡未幾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與下瑪瑙山俱在太平縣境）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官軍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為三已當其二秦兵當其一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歸山中勢大蹙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道周貶江西按察司照磨時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大學士魏照乘素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尚書李覺斯東莞人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尚書劉澤深扶溝人言二人罪至永戍至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

以謝陛。陳演。井研人。為禮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覘能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五月。石砫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

汝才犯夔州。遇官軍。屢挫。會良玉至。以兵邀擊。連敗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六人。汝才走大寧。（宋縣今屬夔州府。）

姚明恭罷。

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與。柄用後。鄉人詣闕訟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匿貲鬻器戚畹離心國事豈堪復問第當淪胥垂挽之時尚銖兩自封不以佐軍而適以齎盜國瑞等之愚實爲可憫至九蓮降神

六月薛國觀以罪免。尋遣使逮入都。賜死。

國觀柄政。一踵溫體仁所爲。而才智遠不逮。操守亦弗如。帝初甚信嚮之。後意亦漸移。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于戚畹。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爲軍資。故國觀言之。帝因欲盡借所言四十萬。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爲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會皇子病。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降神言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俄

事涉怪不經正與神語悵中同爲古今笑柄論者或稱官妾詭計所全實多殊不知壯烈之聞言恐悖正所謂妖由人興亦亡徵之先見者乃遂緣是深嫌國觀文不明斥其搜括之咎失滋甚矣

皇子卒帝大恐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初帝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時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出沾背于是專察國觀陰事悉以上聞國觀不知也及是行人吳昌時（吳江人）當考選恐國觀抑已因其門人以見國觀僞許第一當得吏科遂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賣已與所善東廠謀盡發國觀受賄不法事以達于帝帝遂借票擬發怒（時楊嗣昌有所陳奏帝命國觀擬旨）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革國觀職放歸帝怒猶未已會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値中書王陛彥至（國觀向與交關）執之得其平日招

摘適賄狀詞所連及甚衆。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皆與焉。詔下陸彥詔獄窮治。頃之。給事中袁愷聊城人。復上疏再劾國觀。帝以陸彥行賄有據。不俟獄具。即命棄市。而遣使往逮國觀。國觀遷延不赴。久之。始入都。遂賜死。事在明年八月。

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陷四川諸州縣。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人皆不爲用。獻忠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民市鹽米芻酪收潰散。西走白羊山。與羅汝才合。時曹操過天星方窺大昌。注見前。巫山。欲渡江。爲官兵所扼。獻忠至。遂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甚。

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爭死鬬官軍退走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巫大震先是嗣昌以川地阨塞合羣賊而蹙之可盡殄及是聞羣賊已聚蜀界乃自夷陵溯舟而上而獻忠勢已張甚曹操過天星等東西奔突官軍往來追逐不能及獻忠遂陷大昌進屯開縣（宋州明為縣今縣屬夔州府）張令（永寧降將）戰死秦良玉亦敗賊遂北陷劍州將人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龍扼之平陽百丈（俱關名注見前）賊不得過乃走巴西屠綿州越成都陷瀘州復至開縣嗣昌在重慶三檄人龍會師又九檄召良玉兵皆不至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

先是楊嗣昌在彝陵檄自成出令降自成出嫚語官軍

圍之魚復山中。古魚復縣。因山爲城。所謂赤岬山也。在夔州府奉節縣東。自成大困。時賊將多出降。自成欲自經。以養子雙喜勸而止。有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入叢祠。顧而歎曰。人言我當爲天子。盍卜之神。不吉。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遂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會巡撫邵捷春移置戍兵圍者懈。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臨潼人。拒守三晝夜。城陷與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戸孫世英。皆死之。戕萬安王采𨱅。伊王支屬。居永寧。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金谿人。罵賊死。自成于是勢大熾。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强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爲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爲兄弟。改

名巖。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爲主謀議。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餘。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自成猜忍好殺。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爲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爲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勦餉練餉之苦。從自成者。日益衆矣。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饑。人相食。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官軍追張獻忠于開縣。敗績。獻忠遂東犯。

先是。楊嗣昌駐重慶。監軍評事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知左良玉跋扈不可使。又慮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分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其歸路。嗣

昌不聽。時嗣昌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翊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題有斬督師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遂復戒期。乃自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在縣東。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杰迎戰。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前部無鬭志。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如虎突圍出。士杰與遊擊郭開皆戰死。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捲出川。下夔門。抵興山。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

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囷天下以肥王。今王府

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尚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及是賊大至。總兵陳紹禹等入城守禦。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諾。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明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崧裸而逃。維祺被執。不屈死。同時以鄉官死難者。待詔郭顯星。推官黨克念。知縣劉芳奕。皆洛陽人。以舉人死難者。洛陽張民表。嵩縣王翼明。以布衣死難者。孟津孫挺生。新安馬明山。李登英。賊既殺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宮。散金以賑饑民。秉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定王橚十世孫。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按高名衡。沂水人。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自成攻七晝夜。不克。解去。按呂維祺本朝賜謚忠敬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憲王瞻墡六世孫。

楊嗣昌以襄陽爲軍府。餉金甲器各數十萬。皆聚焉。每門設副將防守。啟閉甚嚴。及是獻忠令羅汝才綴鄖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嗣昌使者于道。取其軍符。以二十八騎紿入襄陽城。時襄陽未知敗問。合符信。遂納之。夜半火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卮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參議張克儉。字禹型。屯留人。推官鄺日廣。南海人。遊擊黎民安金。谿等死之。獻忠因得其所失妻妾。居二日乃去。陷樊陽。復與羅汝才合。入光州。殘商城。知縣盛以恒。竭力守禦。城陷。及其孫覺。教諭曹惟禎。典史呂維顯。皆不屈死。邑紳士殉難者。則有削籍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引徵。行取知縣馬綱中。候選教官段增輝。舉人余容善。諸生盧詔德。黃焯。陳廷對。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皆罵賊死。所修黨魏忠賢。麗名逆案。及是死節。盛以恒。

潼關衛人。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鎮名。注見前。聞襄陽洛陽皆陷。憂懼不食死。以丁啓睿代爲督師。啓睿本庸才。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稍弱。請專剿獻忠。從之。

夏。五月。范復粹罷。

薛國觀罷後。復粹爲首輔。御史魏景琦劾其與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貽譏海內。帝以妄詆下之吏。至是洛陽陷。帝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天數。帝曰。雖天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慚不能對。尋致仕去。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我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礟刈附近禾稼復分兵義州屯田城中屢出兵皆敗還前後斬獲無算

太宗文皇帝以書諭祖大壽降大壽不答洪承疇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

太宗文皇帝聞之親率大軍陳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承疇等懼以數千騎畧陣旋敗走伺

大軍還則遣兵從後追襲相距百步我

太宗文皇帝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指揮布陣士卒望見皆披靡王樸吳三桂等遂夜遁去

大軍往來截擊。承疇等軍士皆奔竄四出。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往援。

臨清運河涸。京師大疫。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于信陽。

獻忠自商城疾趨犯信陽。知州尚孝誌。訓導李逢旭。陳所聞。邑進士張應宿。皆死之。羅山固始泌陽諸州縣羣盜附者萬計。遂東肆畧。獻忠自瑪瑙山之敗。心畏良玉。及屢勝。頗有驕色。至是良玉追擊之信陽。大破之。降賊衆數萬。獻忠被重創。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絕。官兵不能進。獻忠走

兔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因以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地非若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等勢復盛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軍潰于新蔡死之以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爲總督

自成陷河南勢大盛帝以故向書傅宗龍總督陝西別勅保定總督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

延儒穢惡已久其失勢而熱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異張溥等乃欲以易轍相

兵隸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穿塹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于郾城。帝乃擢喬年為總督。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讐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等又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慙。而體仁益橫。比體仁去。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媢嫉稱。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周等皆得罪

冀其復收桑榆之效眞不啻癡人說夢其尤可怪者八品之賢奸朝廷縱茫無鑑別而賜環起廢何至以昌時等一二憸人交通內侍遽得預操升庸大柄東林錚錚者尙有所交關于延儒乎何誅而當時所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溥等意及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至是因與賀逢聖復召入閣溥等因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字映碧春芳五世孫等帝皆忻然從之

冬十月癸卯朔日食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聿鍵弟總兵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陷。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害。參政艾毓初。字孩如。米脂人。知縣姚運熙館陶人□筌死之同時死者主簿門迴恩訓導楊氣開明年十月自成再陷南陽知府邱懋素亦死之賊連陷鄧州等十四城。再攻開封。高名衡及陳永福竭力拒守。永福射中自成一目。自成退走朱仙鎮。初。汪喬年撫陝西。奉詔發自成先冢。米脂令邊大綬。詗得其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去縣二百里。爲李氏村。在亂山中。十六塚聚葬中一冢。自成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壙中有鐵燈檠。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斷棺骨青黑色。黃毛被體。腦後一穴。大如錢。中蟠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吞日色。咋咋者六七反。乃伏。喬年函顱骨並臘蛇以聞。及是。自成被射中目。邊大綬。任邱人。

壬午十五年。春正月。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

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開封故宋汴都。金人重築。厚數丈。賊用火攻法。于城壞處。實藥甕中。火然藥發。當輒糜碎。名曰放迸。城土堅。火迸皆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南陷西華。尋屠陳州。副使關永傑。字人孟。鞏昌衛人。知州侯君擢。字際明。成安人。鄉官崔泌之。鹿邑人。舉人王受爵。俱罵賊死。歸德睢州。寧陵。太康數十郡縣。悉被殘燬。商邱知縣梁以梓。全家殲焉。已復還攻開封。爲持久計。詔釋傳庭于獄。特召見。獎勞甚至。命督京軍赴援

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陽。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于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

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于襄陽。自成解郾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劉漢臣等助城守。劓刵幾二百人。時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方命孫傳庭救開封。傳庭兼程馳赴。會喬年敗沒。人龍潰入關中。帝即命傳庭往代。且密諭誅人龍。傳庭至。乃數其開城譟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而撫定其部曲。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虞城人。不能救。吳三桂遣將

卒尾

大軍後復敗走。會松山副將夏承德遣子為質。約日獻城。大軍如期攻之。城遂拔。巡撫邱民仰（字長白。渭南人。）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關門勁卒盡喪。錦州城內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大壽以病卒。）帝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鐫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時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民仰六。壽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居位四年。御史徐殿臣劾其暱妾棄妻。縱壻為奸。

諸醜迹照乘猶欲辨。御史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復論之。遂引疾歸。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遺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我

太宗文皇帝。宴勞有加禮。仍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而還。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于帝前述宗龍之言。帝默。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陞。帝怒其洩漏。削籍去。新甲亦由此

得罪。初帝密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家僮誤以爲塘報。付之抄傳。于是言路譁然。論劾新甲。帝怒甚。留疏不下。嚴旨切責。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詡已功。遂詔下獄。尋棄市。

五月。以鄭三俊爲吏部尚書。

周延儒言于帝。以老成名德不可輕棄。請召三俊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以會推閣臣得罪。日宣等列蔣德璟黃景昉等名以上。帝命再推。復上房可壯等三人。大僚不獲推者。爲流言入內。帝深惑之。特御中左門。召日宣。及與推諸臣。責日宣徇情濫舉。命錦衣官褫冠帶就執。羣臣皆股栗失色。遂下日宣刑部。擬戍。與推之臣。亦有被罪者。蔣德璟字申侯黃景昉字太穉。俱晉江人。即命三俊代之。延儒又請以劉宗周長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麟字寶摩嘉興人等皆

復官布滿九列。中外翕然稱延儒為賢。延儒嘗偕同列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同列因請移戍道周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頷之。即日復道周官。

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貴陽人。總督廬鳳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往援。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至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之。教諭楊廷璧與在籍編修胡守恆協力嚴守。至三晝夜。城陷。被執。罵賊死。廷璧字荊璞。江都人。守恆字見可連陷廬州。通判趙興基。經歷程元綬。指揮趙之璞。皆力戰死。興基。太和人。含山巢廬江無為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餽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袞。祿豐人。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所起

用。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李日宣雖被譴。德璟。景昉。甡。三人已先有旨入閣。德璟等以日宣故。叩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及是三人召對稱旨。遂並入直。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諸軍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可收效建瓴之勢未聞地處沮洳轉欲自潰其防者開封瀕臨大河未始不可借洪流爲還險即被圍至再亦惟死守以禦寇氛高名衡等乃忽倡決河灌賊之計不知汴漲偪城勢如釜底即能一舉殲賊居民尚恐不免沈竈營即可移城邑又安能遷避乎坐令積洪巨浸反資賊手以毒害生靈庸夫逞臆妄爲致貽酷禍更不啻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十七里）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亦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戸皆蕩盡。得脫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去。時孫傳庭方治軍關中。帝以開封急。趣之出關。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關。而開封既陷。急攻賊于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郟縣三塚頭。賊棄甲仗軍資于道。官軍趨利。遂爲所乘。大潰。傳庭乃走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因謂之柿園之敗。）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又有寧遠
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
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棊布。無地不防。而事
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嚮。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
下兗州等府。凡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荒王檀十世孫自殺。
樂陵陽信東原安邱等諸郡王皆死。當是時。畿輔山東。列城官吏。或望風
遁走。或獻金帛迎降。其死于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畿
輔則薊州副使趙輝。督守給事中周而淳。同知丁師羲。
鄉官參政李時芫。河間參議趙珽。知府顏允紹。同知姚
汝明。知縣陳三接。解職知府傅梅。順德知府吉孔嘉。趙
州知州王端冕。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定州知州唐
銓。阜城知縣呂大成。永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時正。教
諭邱養性。鄉官劉維蕙。清豐教諭曹一貞。鄉官郎中李
其汜等。山東則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榷關主事陳興言。

同知路如瀛州判徐應芳吏目陳龍翔鄉官侍郎張宗衡少卿張振秀員外郎邢泰吉知縣尹任天津參將賀秉鉞兗州魯府長史俞起蛟副使王維新知府鄧藩錫副總兵丁文明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登萊僉事邢國璽萊陽鄉官宋玫沈迅臨淄知縣文昌時陽信知縣張予卿滕縣知縣吳艮能豐縣知縣劉光先等並附注于此

趙輝字黃如河津人周而淳掖縣人丁師羲楚雄人趙珽慈谿人顏允紹字廣明曲阜人姚汝明夏縣人陳三接文水人傅梅邢臺人吉孔嘉洋縣人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人陳廣心元城人王一統成安人唐鉉字節玉睢州人高維岱昌邑人劉源清源澤弟路如瀛陵川人徐應芳臨川人陳龍翔蕭山人俞起蛟錢塘人鄧藩錫字晉伯金壇人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邢國璽長葛人文昌時全州人吳艮能蓋州人

閏月李自成陷汝寧前總督侍郎楊文岳等死之

自成并合羣賊先是馬守應稱老回回賀一龍稱革裏眼賀錦稱左金王劉希光稱爭世王藺養成稱亂世王號革左五營至是俱歸自成連營五百里再屠南陽進攻汝寧總兵虎大威中礮死城遂陷文岳被執大罵賊賊縛

明季國政日非訛言競起往往造爲讖語以搖惑人心如二十四氣之說洊誕

之城南以大礮擊殺之兵備僉事王世琮字仲發達州人知府傅汝爲字于宣江陵人通判朱國寶成都人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汝陽知縣文師頤全州人等亦俱不屈死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衆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于是爲極逮明年帝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爲矣

下給事中姜埰字如農萊陽人行人司副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于錦衣獄尋遣戍

先是有造爲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其言直達御前及是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切埰疑

不經妄爲傳播原亦不成
事體至乖剌下書訓戒自
以當時言路囂騰藉以滌
除積習乃姜埰妄加揣測
竟敢誣過疑君上之心逞
臆恣陳詭詞出詰更乖臣
子立言之體臺諫徒以悻
激沽名倘且無裨國事從
未有任私背公妄度上心
可以謂之抗直者若能開
元之請見陳言終於調停
塞口更未足供一噱矣

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
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
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
此必大奸巨憝欲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將來誰復
爲陛下言天下事者臣區區之愚不獨爲言官職掌更
爲朝廷清治亂之源也是時帝方憂勞天下至默告上
帝戴罪省愆所須戒諭詞旨痛切而埰顧反覆詰難若
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埰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
下詔獄考訊而時又有熊開元事開元欲論周延儒屢
請召對及入見延儒同在不敢言一日帝御德政殿秉
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帝不許。帝疑開元意有所爲。詰問者久之。開元但言小臣面奏。而大臣皆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帝不懌。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陰令吳昌時沮之。昌時開元令吳江時所拔士。及奏上。不更及延儒他事。帝大怒。命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聞。帝益怒甚。令養性潛斃琛及開元于獄。養性懼。商之同官。不敢即奉命。已而語洩。有奏之帝者。會帝意已漸解。逮琛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移刑部定罪。已皆遣戍。琛宣州。開元杭州。方琛開元下獄時。或謂延儒當救。不從。既而

劉宗周以救二人削籍。徐石麟又以救宗周罷去。延儒竟無一言

癸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軍。羣賊咸附。乃脅崇王由樻（簡王見澤六世孫）使從軍。陷荆襄諸郡。殺湘陰王儼釴。（遼王支屬）遂犯承天。焚獻陵。（陵中有聲震山谷。自成懼而止）巡撫宋一鶴（宛平人）總兵錢中選。留守孫壽崇（宜城人。有容子）副使張鳳翥。知府王璣（扶風人）鍾祥令蕭漢（字雲濤。南豐人）等皆死之。徇下旁近州縣。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初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及是自成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

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二十騎斬汝才于帳中悉并其衆于是謀以荆襄爲根本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僭號新順王又以牛金星言剏設官爵名號置五營二十二將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有侍郎郎中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崇從事等官

王由樻等俱封伯官吏降者並授僞職自成每陷城邑處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堅厚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裀褥藉其蹄剖人腹爲馬槽見人輒鋸牙思噬騰山嶺直上水惟憚黄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墻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騎兵囘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二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脫者

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四月我

大清兵北還。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

時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延儒度不得已。遂自請視師。帝大喜。奬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及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字彥清，德化人。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戰于螺山。在懷柔縣北。皆潰。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沒。延儒偵

大清兵已還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師

五月以魏藻德（順天通州人）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藻德時官修撰（庚辰殿試第一）長于辨說應對捷給先是都城戒嚴疏陳兵事又召對稱旨帝意其有抱負遂擢至政府去釋褐甫四年也既入閣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

吳甡罷

初帝以襄陽荊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隕涕謂甡曰卿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甡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南下帝以所需兵多猝難得集南京僻遠不必退守甡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

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于襄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也。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撤備後。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甡屢請。帝曰。徐之。撤備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周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啟行。蔣德璟等議甡畏賊遲回。而兵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以關口不可無備。請留之。甡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甡惶恐引罪。遂許致仕。既行。陳演等復搆之。徵至議罪。遣戍金齒。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掌錦衣衛事駱養性盡發所刺軍中事。養性本延儒所薦。背延儒與中官結。及是以軍中事與中官並發之。帝大怒。責延儒蒙蔽推諉。下廷臣察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許馳驛歸。自延儒再相。帝尊禮特重。嘗于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偏及諸閣臣。然延儒寔庸駑。無他材畧。當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蹂躪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其自敗而已。性故貪黷。會張溥已卒。馬世奇以遠嫌不至。左右無正言。所信用惟吳昌時與門下客盛順董廷獻輩。因緣爲奸利。故敗。

張獻忠陷武昌。沉楚王華奎于江。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等死之。

獻忠方襲陷太湖。聞左良玉避自成東下。盡撤湖廣兵

自從遂趨陷黃梅連陷廣濟蘄州蘄水入黃州黃民盡
逃乃驅婦女剷城尋殺之以填塹又西陷漢陽武昌及
旁近屬邑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長史徐學顏字君復永
康人參將崔文榮海寧衛人俱戰死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墩
子湖鑿舟沉之妻危氏子觀明光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皆從死福王時追贈逢聖少傅諡文
忠賊乃盡殺楚宗室錢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爲
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踰月人脂累寸魚鱉不可食鸚鵡洲道士洑俱見
前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
王第鑄西王之寶僞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
下令發楚邸金賑饑民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時官紳士
庶死節者通判李毓英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
導及黃岡諸生馮雲路汪延陞江夏諸生明睿熊夔大

治。尹如翁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栻等又巡江
都司朱士鼎者城陷被執戟手罵賊賊斷其兩手不死
賊退令人縛筆于臂能作楷字招集舊卒訓練如常
李毓英固安人王良鑑霍山人曾栻臨川人朱士鼎字
玉節休寧人　按賀逢
聖　本朝賜謚忠愍

六月雷震奉先殿

遣官告太廟敕羣臣修省

秋七月京師大疫

自二月至是月死者無算詔釋輕犯發帑療治瘞五城
暴骸

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左良玉遂復武昌

獻忠既僭號武昌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貽書譙
責會左良玉復西上偽官吏多被擒殺獻忠乃悉衆趨

湖南。于是沔陽。蘄黃。漢陽。諸州府。皆反正。良玉乃乘間入武昌。立軍府以駐師。獻忠遂陷岳州。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珓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驅而逼長沙。巡按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奉吉王。名慈煃。簡王見浚七世孫。惠王。名常潤。走衡州。長沙衡州。繼陷。吉王。惠王。桂王。名常瀛。俱走永州。獻忠乃拆桂王府殿材。載至長沙。造僞殿。而自追三王于永。熙祚命中軍護三王入廣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見殺。獻忠又陷寶慶常德。發故督師楊嗣昌祖墓。斬其屍見血。欲攻辰州。土司以兵塞辰龍關。名。在沅陵縣。乃移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歿。其女再戰。奪父屍還。城獲全。遂東犯江西。陷吉安。袁州。

建昌撫州諸府及廣東南韶屬城官民盡逃時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忠忌良玉在不聽乃決策入川中

冬十月李自成寇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與張獻忠存而自成在襄陽尤勁議兵所向從事顧君恩言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此上策也自成從之初孫傳庭之敗于柿園而歸也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壯士繕器積粟置火車三萬輛俟賊間而擊之適關中歲饑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其出關咸上章催戰帝

亦屢詔趣之。傳庭不得已。率師東出。抜寶豐唐縣。至郟縣。自成以萬騎迎戰。大敗。幾獲之。會天大雨。道濘。糧車不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乃分軍爲三。令白廣恩從大道。高傑親隨從間道迎糧。陳永福守營。傳庭既行。永福兵亦爭發。不可禁。遂爲賊所躡。至南陽。傳庭還戰。賊陣五重。官軍克其三。已而稍却。火車奔。騎兵亦大奔。賊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自成空壁逐利。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奔河北。轉趨潼關。傑廣恩從之。賊遂至。傑曰。我軍家屬悉在關中。不如徑入西安。憑堅城固守。傳庭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秦人尚爲我用乎。不聽。已而

自成攻關廣恩戰敗傳庭登陣固守賊分兵從南山後遶
出其背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與監
軍副使喬遷高定襄人同戰死賊遂陷華陰渭南知縣楊暄死之鄉官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罵賊不絕口遂遇害企仲族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皆被執不屈加炮烙而死楊暄高平人南居益字思受
連破華商商雒道黃世清一門遇害其僕唐世鳳罵賊不屈死黃世清字澄海滕縣人
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
王宮執秦王存樞愍王懷九世孫授偽官授權將軍妃劉氏死之巡撫馮
師孔字若魯原武人以下死者十餘人師孔及按察使黃絅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尚絅自經死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亦皆赴井死鄉官都御史焦源溥罵賊支解死其兄都御史源清不屈死僉事王徵絕食死參政祝萬齡投繯死時傳庭妻張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黃絅字季侯光州人章尚絅會稽人吳從義字裕強浙江山陰人焦源溥字涵一源清字湛一皆三原人王徵字葵心涇陽人

祝萬齡咸寧人布政使陸之祺平湖人等皆降自成廣招名城大吏未有降者自之祺始自成乃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閱兵渭橋鉦鼓震天地諸將白廣恩陳永福等皆降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據山巓不敢下自成折箭爲誓招之乃降惟高傑以竊自成妻故走延安爲李過所追折而東復渡宜川河絕蒲津以守自成兵所至屬城風靡乃詣米脂祭墓向爲官軍所發焚棄其遺骸自成乃築土封之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清澗曰天波府鳳翔不下屠之以僞檄誘降榆林亦不下自成大發兵攻之兵備副使都任字宏若祥符人督餉員外郎王家祿黃岡人里居總兵[illegible][illegible]世欽尤世威世祿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

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爲天下最。賊遂乘勝降寧夏。陷慶陽。韓王亶𡐓（憲王松十世孫）被執。副使段復興（字仲芳。陽穀人）一門死之。知府董琬里居少卿麻禧皆不屈死。移攻蘭州。巡撫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等亦皆死。（同時死節者。副將郭天吉。總兵官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同知藍臺。鄉官羅俊傑。趙官等。）進陷西寧甘肅。于是三邊皆沒。（又遣別將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于賊。并爲賊說總兵周遇吉。遇吉斬之。傳首京師。周遇吉錦州衛人。援孫傳庭。謚忠靖。尤世威謚忠剛。俱本朝賜。）

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李建泰（曲沃人）副都御史方岳貢（穀城人）並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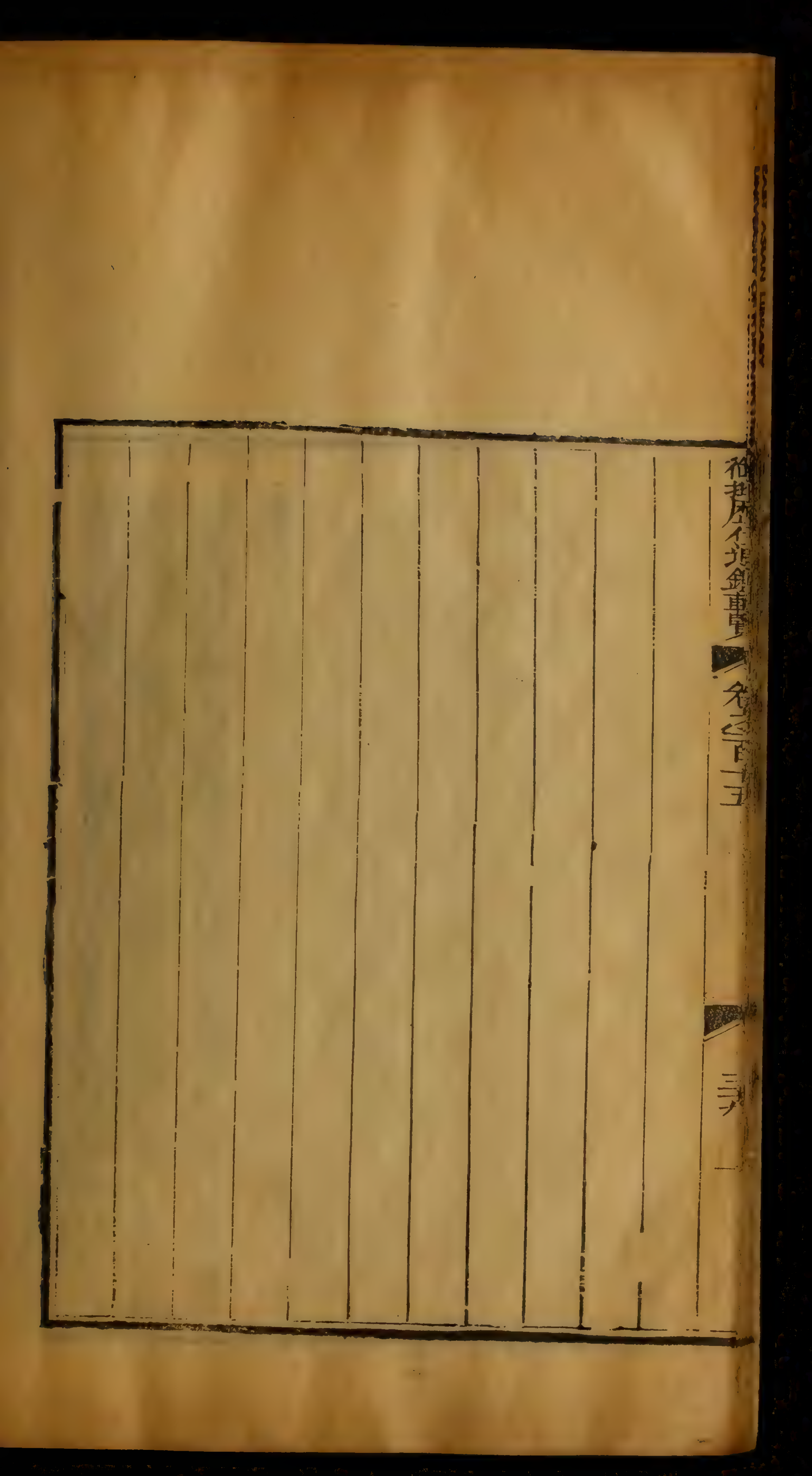
建泰先官祭酒。頗著聲望。尋佐吏部。及是黃景昉罷。（九月致仕）命與岳貢俱以本官入直。（岳貢以督漕參議召對稱旨。特授副都御史。）故

事。閹臣無冠都御史者，岳貢一人而已。

十二月，周延儒以罪逮至，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商邱人。）、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又任選郎吳昌時交通內侍，把持朝局。延儒旣去，山東僉事雷縯祚（太湖人。）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贓私巨萬，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于中左門，折昌時脛，察其事皆有迹，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人皆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應熊先

入冀爲請帝知之應熊旣抵京命之歸未幾應熊請老許之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及是志完肙時棄市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六

明

莊烈帝

甲申 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于歷朝代嬗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宜。如續綱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年。臣等學識凡猥。嘗擬崇禎甲申。即應仿沿前例。欽蒙我

皇上折衷至義。昭示大公。

面諭臣等以崇禎十七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稱號。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燕湖被執。始書明亡。因以揭萬世之閎綱。祛百家之私議。辨統系而必存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爲程。

睿製煌煌。爲自古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謹首登卷端。用彰

盛美。自是以次編排。悉敬遵

宸衷筆削，洵非管牖之見所能仰測高深于萬一云。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與雜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歟賞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安。

自成僭稱王，改名自晟，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為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八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見者扼腕。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邱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王府，僭稱偽號，逆天背理，吾見汝屍之萬段

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爲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恧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

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爲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平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劒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爲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惛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剏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竊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爲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石砫土官秦良玉馳援。兵寡敗歸。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司。無敢至石

乎

砫。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陷佛圖關。

者。注見前。時四川巡撫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寧殺吾，無害帝子。賊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恭王棡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崑山人。

本朝賜謚忠恪等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藺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宏業。及妻趙氏。子凝秀。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人。趙建極。河南永寧人。毛文炳。鄭州人。藺剛中。陵縣人。畢拱辰。字星伯。掖縣人。孫康周。字魯侯。安邱人。汜志泰。虞城人。張宏業。沂州人。遂連陷黎城臨晉潞安。執瀋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檄總督徐標。臨清人。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湨亦降。

下詔罪己。

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

莊烈手除逆奄宦官之惡

固所稔知而始終不免於偏徇甚至軍旅大事亦令參預如高起潛等喪師辱國嫉妒冒功前既從忌已甚即寇氛日熾亦半由其擠權掣肘敗壞封疆又豈可終任刑餘以資捍衛乃當危急存亡之會而外則各邊監視內則乘城守陴復悉委之宦侍未幾而鳴騶出迓接踵迎降富貴固在之言若輩固甘心賣國狗彘不如而莊烈猶戀戀滋深臨危不悟可嘆亦可恨也

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

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

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illegible][illegible]諡忠武）賜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不知瓖已降賊歃血要與共守瓖布訛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

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瓌閉門迎降。自成殺代王傳𤇯。簡王桂十世孫。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爲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餉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陝西人。至宣府，杜勳蟒玉鳴騶，郊迎三十里外。巡撫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宮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君

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賊亦尋至。其部下爲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爲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李守鑅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輦重貲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下

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十八日）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爲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勳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啟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陝西人田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劒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為奄獻于自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覊之宮中尋封太子為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而復甦至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顯復尚故主土田邸第給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

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于側李自成氊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尋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斬蓬藋而封之。一切簡略。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卒。葬此。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趨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聞之亦自經死。本朝賜謚文忠。尚書倪元璐。元璐聞難。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縊而絕。一門殉節者十三人。本朝賜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揖信國。作絕命詞。自經死。本朝賜謚忠肅。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城陷。

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縊于民舍而絕。本朝賜謚忠毅。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進士章明。亦縊死。兆祥妻呂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本朝賜兆祥謚忠靖。章明謚貞孝。兆祥。字允言。交河人。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絕。本朝賜謚忠愍。邦曜。字爾韜。餘姚人。大理寺卿淩義渠。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乃取平生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刃也。服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本朝賜謚忠介。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自經死。本朝賜謚忠肅。麟徵。字聖生。海鹽人。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有傳帝南幸者。鳳翔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羣入。而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本朝賜謚文忠。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左諭德馬世奇。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

城破。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著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經。妾李氏。朱氏。並先縊死。本朝賜謚文肅。

左中允劉理順

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弁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哭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　本朝賜謚文烈。理順。字復禮。杞縣人。

檢討汪偉

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到不殊。復投繯而絕。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于堂。拔筆書于壁曰。講官翰林院檢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　本朝賜謚文毅。　偉。字叔度。休寧人。

太僕寺丞申佳允

佳允出近畿閱馬。闖李自成破居庸關。流涕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涵光書曰。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　本朝賜謚端愍。　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給事中吳甘來

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奚彌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　本朝賜謚莊介。　甘來。字受和。江西新昌人。

御史王章

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跪乞降。章罵賊不顧。賊攢槊刺死。本朝賜諡節愍。章字漢臣。武進人。

陳良謨。良謨母老。巳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妊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本朝賜諡恭愍。良謨字士亮。鄞人。時氏。京師人。

陳純德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及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遂自經。福王時。諡恭節。純德字靜生。零陵人。

趙譔。巡視中城。城陷。罵賊被殺。

兵部郎中成德。德聞帝崩。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親。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繯死。闔門死難。本朝賜諡介愍。德字元升。霍州人。

郎中周之茂。需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害。茂字松如。黃麻人。

吏部員外郎許直。直聞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賦絕命詩六章。閉戶自經死。本朝賜諡忠愍。直字魯若。如皋人。

兵部員

外郎金鉉。鉉巡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鋐。並同日死。本朝賜謚忠潔。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員外郎甯承烈。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廨。承烈字養純。大興人。中書

宋天顯。被執自經。天顯松江華亭人。光祿寺署丞于騰雲。賊至。語其妻曰。我為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賊。夫婦並衣命服。從容自經。騰雲順天人。兵馬司指揮姚成。城陷。自經。成字孝成。餘姚人。知州馬象乾。[illegible]京師。賊入。率妻及子女五人並縊。凡數十人。又布衣湯文瓊者。慟哭自殺。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勳戚

則宜城伯衛時春。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時春。頴六世孫。惠安伯張慶臻。都城陷。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焚死。福王時。謚忠武。新城侯王國興。城陷。自焚死。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新樂侯劉文炳。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益急。

尼麓顕踏告文炳。宜自爲計。時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訣。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死。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還。覔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匿瀛國太夫人。爲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申湛然。黃尼麓亦俱宛平人。駙馬都尉鞏永固。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闔室焚死。福王時。諡貞愍。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賊陷。作絕命詞。自縊死。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等。皆同時死。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爲計。遂投河死。須臾閒。從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宮人費氏者。自投井中。賊鈎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紿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復紿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illegible]

成聞大驚令收葬之。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能七世孫。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其餘改者甚多。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槩因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榜掠取貲。繫縉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藻德[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家人泣曰。我不能[illegible][illegible]生。今求死不得矣。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眞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殿遂奔山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出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略言聞明崇禎帝滅于流賊不勝髮指故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國讎可報身家可保　三桂復請

速進兵。遂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栅。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

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爲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皆

多歷戰陣殊剽悍。陣于關內。自北山亘海。

大軍布陣。不能横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尾

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旣列。三

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鬬。圍開復合。戰良

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天

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爲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殘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時牛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君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乃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豁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偽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為後衛。自成勒諸璫。悉取其金玉珠寶。及出宮。令羣賊各執守城白楊杖逐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跣。敗面流血。走出京城門外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

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爲。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紛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遜荒被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若續綱目之左袒也

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
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淓。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僉事雷縯祚。注見前。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

寧人。而右都御史張愼言（字金銘，陽城人。）詹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婬、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之姪，賢明當立。）可法遂還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二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達之十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宏圖（字研文，膠州人。）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眞，連營江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韓贊周令各

署名籍姜曰廣曰。無怠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詬侵史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懾曰廣

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

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竝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

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勳臣無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競擧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擧阮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宏圖士英並爲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愼言爲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聞京師陷方召募義旅討賊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石麒爲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同部協理京營戎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遷

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卯。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基字鼎維遼

東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人。等隨征。從之。可法啟行，即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佑中興。若不思遠略，威斷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

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誠之氣蕪湖身殉始終殊有足亂若高傑攻城掠民釁由閭而行同盜賊以史可法之綽錚佼傑爲其所心憚正當豢此變色汗背時一一聲罪切責折其驕悍之萌且爾時三鎮帥然莫敢倚傑節無狀未致遽行稱亂也乃一意坦懷相與不惟不知感恩轉令心生易視良由明季陋習苟可調停推其末流賢者不免彼萬元吉之齎金出犒用博讙官又無論矣諺云一木難支況大厦已

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圖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廟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騄（襄城人）、推官湯來賀（南豐人）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爲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啟門以通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譁疑元勳通傑，遂遇害。（鄭元勳，歙縣人。）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

傾之後閒有其半

夷然。爲具疏屯其衆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將營。約共奬王室。諸將嫌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良玉所置官名。）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尙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

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將嗷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為侯。廕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意矣。）

明。分遣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爲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爲蘇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人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携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趙彝八世孫。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

宿遷至安東沭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鄒平人。為賊節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愫。涇陽人。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愫。走學禮。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徇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盧陵人。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頒號召義士。同心勠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縱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排歡飲。士民憤怨。時山東郡縣。已歸我

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謚號

命謚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宏圖，以思非美謚，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尋改謚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別立專廟。上謚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命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謚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熥等為王，并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為贈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鋮陛見。

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

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宏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因薦大鋮知兵初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爲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

大中爲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一世孫。）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大理寺丞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兆恒疏畧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羣凶。第一美政。今者大讐未報。乃忽召大鋮。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前尚書鄭三俊。王命召甡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于廷。指慎言及甡爲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

萬象言。愼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淸望。安得指爲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愼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囂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愼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愼言。極詆三俊。且謂愼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甡陛見命。且議愼言欺蔽罪。愼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

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寛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勳臣以糾劾也。使勳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愼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絶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

宏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甡亦竟不復召。愼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愼言遂去。

江左雖處下游未始不可
撫於前宋隋芰之局第建

寓蕪湖宣城間。至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言，欲立潞王。事具前。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紬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醜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齊阮大鋮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婣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纘祚，懷異圖，而薦

宋將有張韓劉岳諸人力足勉圖恢濟是以勢同累卵而半壁猶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傾軋遙制勤權雖史可法之忠貞不能消其跋扈況馬士英之奸宄甚至挾以要君宜其敗亡日深而淪胥莫救矣

逆案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張孫振霍山人。等。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朶頤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而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鋮得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

恣橫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遂有隙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永綏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賙卹被難家民大悅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賞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奥窔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疏奏不省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爲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

黃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敍。敢言亦足褫老奸之魄。福王聞言意動欲令避位。未始非一隙之明。可轉挽回萬一。無如士英素稔其柔懦不能割斷自如而舊奄又樂其表裏爲奸遂挾背恩爲泣留之計國事至此宦寺與閣臣把持朝局。倘牢不可破。誰爲亂階。易曰履霜堅冰非一朝

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僞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愬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他事奪澍官。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命爲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蘄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許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朱盛濃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良玉令部將犟犨。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

一夕之故其能無太息痛
恨於貽謀之不善耶

澍。袁繼咸亦爲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

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千戸常應俊爲襄衛伯。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于難。

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贊周。

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

功各廕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魯荒王檀之九世孫。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明年。

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號魯監

國。順治三年六月。

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陳

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肯堂。復迎以海居方山。

八年。

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居
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
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鄭
成功芝龍子。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中
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為閩粵門戶今設南澳鎮總兵駐
此。　按張國維謚忠敏。張肯堂謚忠誠。俱　本朝賜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
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返匶葬。請行。乃
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
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

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爲陳新甲通使（事見前。）新甲旣誅紹愉以督戰致衂爲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爲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旣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州人）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劒則思成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

而安衆韙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命王永吉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明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爲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官矣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按左懋第本朝賜謚忠貞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迎

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

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巖。

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僞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

賊衆俱解體。至是自成復遁歸西安。遣别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略保寧。

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强狠自用。僞尚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鏌。官吏坐賊即鏌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讋懼。張第元。汾陽人。耿始然。猗氏人。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高宏圖封還力諫。不聽。蓋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門。為阮大鋮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為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欲用大鋮。故亦以中旨起之。

明釋高墻罪宗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遇總兵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

閏六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進芝龍鴻逵為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為。屢促芝龍出兵。以餉絀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由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于是侍郎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總督何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從之。十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

大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

大兵抵閩關。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藥死。八月。聿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

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瀧投于水。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嶺。為浙閩通衢。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王士和。字萬青。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九瀧。即九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熊緯字文江。南昌人。曹學佺。字能始。侯

官人。按黃道周
本朝賜謚忠端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公安人。）疏言。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獻王椿九世孫。）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雒容人。）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

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是年春莊烈帝命文光代陳士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逃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太平王至涤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場淪喪誰爲王守至涤言于王亦不聽沈雲祚字子夌太倉人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

爲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引自投于浣花溪。副使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僉事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張孔教字魯生會稽人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浙江人成都同知方堯相字紹虞黃岡人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捽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亦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爲屈。遂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

朱紹興之立廟社議者且譏其不以恢復爲心然猶不專爲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江左偷安雖側席憂勤尚恐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氣乃當疆場日蹙汲汲以繕宮殿購寶器爲務與巢蔡之謀何異況醃塘府庫不充動需搜括以之給軍增壘且不免剜肉醫瘡何況賞賜濫傳非擁立冒功之輩即斜封干進之徒取錙銖而用泥沙叔寶真全無心肝者矣

修興寧宮慈禧殿。剋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爲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爲言。皆不納。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爲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寧夏巡撫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爲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宛平人。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

茂州一衛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合參將楊展等所携潰卒得三萬人尋復敘州而副將曾英（福建人）連敗賊軍聲大振亦受一衛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黎州人）參將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詹天顏（龍巖人）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衛遂移駐納溪（注見前）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順治三年戊）至

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遁之畢節衛尋卒會

大兵北旋一衛復駐江上爲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豢跋自擅一衛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清兵南征一衛遁山中遘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劉

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于柳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爲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覬其賄。故爲尊嚴。厲詞詰責。詆爲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鐃吹迎送。士英其杰間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故譖之。竟調潛夫還。以淩駉歙縣人代之。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

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唐王時死節。本朝賜謚忠裕。）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昌（臨安衛人。）亦以爲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　范景文等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縊古廟自經，爲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惠安伯張慶臻。新樂侯劉文炳。

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文炳等。事具前。內臣一人。王承恩。事具前。婦人九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事具前。附祀者文臣七人。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鋐。成都人。彭琯。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使分巡大名。流賊陷城。被執死。武臣十五人。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禄。時春事具前。純臣東平王能八世孫。肇迹夏國公成十一世孫。文明寧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濂鄭國公祿七世孫。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晟十世孫。維藩鏜八世孫。崇猷信七世孫。遵周梁國公成七世孫。先通守仁曾孫。光燦興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內臣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方正化事具前。鳳翔司禮秉筆太監。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

憲章國元。皆提督諸監局太監。並殉難。而之心家最富。爲賊拷掠死。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鋐彭瑄俞志虞輩。特爲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事具前。顧未邀贈卹。他如御史馮恒登。新昌人。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鄞縣人。郎中李逢申。知縣鄒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諡。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諡。又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諡。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諡。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諡。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爲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爵。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爲南安伯

尋命爲總兵官鎭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師駐鎭江防守

明以阮大鋮爲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鋮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遲囘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升八世孫薦起大鋮兵部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鋮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卽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未幾而大鋮司馬

又繼之其爲壘勅料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鋮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爲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眞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眞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

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鬬挾其槊而挾之八馬皆糜
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
馳至其軍得免方鬬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
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
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
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
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
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
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賻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勛

臣朱國弼保國公永五世孫。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鋮進用。益爲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略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能寢弭。先帝誶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爲亂階。所得閣臣。則貪遲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楨等。所得大將。則統誇支離之倪寵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𡎺陳啟新等。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贏勝之販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爲訓哉。臣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拊膺。願乞骸骨還鄉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鋮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衊忠臣李國楨爲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𨨗人新建者。素無行。士英嗾以

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爲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萬安人。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爲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鏻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曰窺南部聲息。非謀刼遷。則謀别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旣連被誣巇。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欲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爲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時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旣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我

大清。爲南昌副總兵。旣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

號召聲桓敗。曰黃投僊家池死、本朝賜諡忠確。僊家池在新建縣西北僊家樓下。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讐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以鳳陽駐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倡逃可斬。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師封賞。孰當孰濫。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受僞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命納其言宣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大畧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讙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之。陛下

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與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優旨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鑽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適京口軍亂。事具前。士英以統鑽言爲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

爲居守疏未下。澤淸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

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廹刼乘輿。

如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

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淸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鎭。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淸輩由是氣沮。宗周

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鋮進用。宗周復

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一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一曰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一曰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敎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亦但優旨報聞而已。明年六月杭州破。宗周不食死。本朝賜謚忠介。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淸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

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昔比。
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
人才。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
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
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
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閣標前鋒。駐
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
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
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荊襄以為
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
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

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勳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光斗之弟。故與大鋮世讐。又嘗首劾士英大鋮。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榘索賄不得。誣其結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姚孫榘。桐城人。至是

光先巳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鋮因坐以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英大鋮。并恨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即不食。尋端坐池中而死。本朝賜謚忠惠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蘄水人。給事中陸朗上元人。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

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値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囑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明年。南京破。大軍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本朝賜謚忠懿。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初羣朝以逆案攻阮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僞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光時亨。桐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鑣從弟。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輒復其官。縉

明末北都當流賊猖獗侍
自捐軀矢節諸臣外有身
汚偽命者後闖賊已奔逃
而南京監國復爾營營干
進此等假息偷生者仍以
傳聞異辭曲為寬貸即屬
與於逆黨之尤然在馬阮
憸邪即不惜以引類呼朋
私行拯援其於異己之輩
又轉得借題報復以修睚

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樾言。縉彥闖留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駕。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畀賊臣。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縶縄之。豈散秩閑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當置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不能盡從也。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

初阮大鋮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宏圖顧力言

眦觴隙即解學龍所定爰書六等亦不無輕重失倫掛一漏萬之弊惟史可法論南北諸臣大義最爲嚴切彼倖處南都空閒之局不知厚自刻責而於焦頭爛額之人反脣相詰甚至艱擁立之舉濫賞冒功惘然以爲得計聞可法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逆案不可翻。大鋮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宏圖因從臾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益水火矣。宏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宏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本朝賜諡忠貞

明鳳陽地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浙。督催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起潛請餉。又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亦令元德催解軍前。

明以張捷爲吏部尚書。楊維垣爲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鋮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尚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鋮結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賜貽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繼春等。維垣遂得授通政使。未幾。進左副都御史。奕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

士相接。識介弟於淸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

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鋭。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可法旋遣人答書。

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

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于內閣册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

竟忘君父之怨。敬爲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悞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迫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又爲

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
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
堂深謀遠慮使兵頓餉
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
能爲誰有一死以報國是
乎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
初無詬辭不經之言雖心
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辭
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
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
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
之書並命附錄于後矣可
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
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
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
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
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
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
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
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
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讐未剪
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
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
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
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
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
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
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幀。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
終。爲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悞
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爲念。廟堂之上。和衷
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
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
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西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時九江總督袁繼咸爲馬士英等所惡。因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繼咸又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

葉士彥。截買材木。士彥封還其檄。繼咸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嘗勸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並謂良玉脅制朝廷矣。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松栢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旣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僞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爲左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爲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爲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斬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僞職。前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江鼎鎮。南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遣諸僞將。分居各府州縣。詭開科取士。集于青

羊官盡殺之。筆墨成邱冢。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偽官朝會。呼獒數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義兵並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樹成拱云。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隳其城。率眾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乞為嚮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

大兵。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擒出斬之。鹽亭。魏縣。今屬四川潼川府。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略中原計。

時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黃河北岸。而

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
武。築壘緣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須討賊詔書。大畧言。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
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
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
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
聞及關陜。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
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
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
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在國
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
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
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
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
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
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
足錄。臣于登極詔藁。特將加恩一欵刪除。不意後來。仍
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
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
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
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衎

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逡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客。欲斬己。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爲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我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

復分兵扱贛榆豐沛等縣皆降。可法以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爲敘功稽算地耳。楊士聰濟寧人。

明命榷酒稅。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戶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昌平巡撫何謙崑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慈谿人。言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先帝拔永吉爲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典中樞。卒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

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彥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櫌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
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榔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號永曆

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奉由榔走
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
大兵向肇慶。由榔復走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
大兵東還。由榔旋返桂林。順治五年。南昌總兵金聲桓等
叛降于由榔。復還肇慶。順治六年。
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
亦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
封為秦王。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殺其大學士嚴起桓
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由益
窮促。聞李定國與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
可望偵知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
定國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
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于我
大清。順治十五年。
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榔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于潞江。由榔走南甸。遂
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赭壓
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
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大將軍吳
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
之計。我
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

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酋莽猛白慶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帥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遂趨緬。十二月。次舊挽城。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人。進蘭鳩江濱爲扞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三桂軍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設守禦所。今爲南籠府。屬貴州。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按何騰蛟諡忠誠。瞿式耜諡忠宣。俱 本朝賜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太康人。 爲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章交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

大兵別由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可法。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彊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度。荒酒漁色。閹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鋮嘗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

思皇考。乃
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䘏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爲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復令刪定刊行。吏部尙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䘏典。贈廕祭葬謚全者。維華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謚者。徐大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䘏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爲清論所不予者。亦賜䘏有差。徐揚先。江寧人。章光岳。臨川人。袁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錢謙益在崇禎間因廷推
牽引關節久致沉淪爾時
無識之徒猶以其與温體
仁不諧頗目清流之目迨
南京起用即甘心獻媚權
奸不惜抗疏頁誤解究修
好是其平昔飾偽盜名祗
以希心柄用及一經蹉跌
而熱中躁進更復不能自
持卒之大鋮等忮刻相尋
仍不免于列名羅織彼屈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爲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鋮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爲大鋮訟冤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乙酉 福王由崧弘光元年。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

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英

節以求容于宵小者亦從逆門附其幟焉耳

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殽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豉下之。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遙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爲案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檢討劉世芳。嶙然。義烏人。振聲。米脂人。上猷。石首人。志陞。華容人。世芳。膚施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焴。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

允昌。惰。眞寧人。允昌浙江人。三等應絞擬贖者七人。翰林院修撰兼都給事中陳名夏等。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禮部主事王孫蕙等。孫蕙無錫人。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等。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等。同春餘姚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徵等。瑞徵信陽人。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又已經錄用者十人。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特免其罪。拱乾桐城人。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僞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卽擬俞旨褒以

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亨既二等罪斬者論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與傑有怨嘗上書詆傑爲賊故傑恨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爲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國始郊迎毁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爲屈服狀傑心輕定國遂

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徵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數十人定國僞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止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爲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 明日傑部將同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于

大清軍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曲從直遼東人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爲右都御史皆阮大鋮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勦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至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閻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為贅士英喜即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畧開歸防勦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命劉良佐防歸德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關。入襄陽。復走武昌。我

大兵兩道追躡。覆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賊巢。連破走之。自成至湖廣。衆尚五十餘萬。尋爲我

大兵所廹。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于九宮山。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擊之。腦中鉏死。時我

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南侯。及偽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兄子過偕諸賊帥。奉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聿鍵。未幾亦死。蒲圻晉縣。通城。宋縣。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鋮爲兵部尚書。

命大鋮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鋮雖長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人。爲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爲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于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決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躐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爲總兵。大鋮索賄。始給勅印。諸如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時人爲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林翹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劫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勳臣朱國弼等閣

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邱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眞僞。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尙穆宗女延慶公主。）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鞫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爲眞。衆論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得功卽抗疏爭之。（疏略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卽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絕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爲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畧節諭之

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爲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旣定關陜。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

關及南陽三路同邁歸德克鄧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款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淩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爲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黃澍匿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躊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巳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爲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

進優童艷女。傷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鋮。睚眦殺人。借三案爲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體。自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恐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思寸磔士英大鋮。以謝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鋮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堵禦。袁繼咸請救太子以遏止之。不聽。

良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封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到。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忠義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縯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爲姜曰廣私

黨。令朱統鑽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鑣從坐。阮大鋮亦與鑣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蕪湖人。王懩等連疏詆鑣纘祚。至比纘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入。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鑣纘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鑣纘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鋮輩急殺之。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急調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

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召對羣臣。大理少卿姚思孝。

歙縣人。御史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燬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繼咸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

諸將共推爲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尙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西。）進拒夢庚于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鋮等日慮張㨗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賊。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過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郡縣。獨池州不破。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爲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絕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

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偕黃澍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咸北行。亦不屈死。（張亮四川人。[illegible]繼咸。本朝賜[illegible]忠毅。）

我

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行頳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我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可法初聞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

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郎潼水之下流也。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不許十八日。

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于揚州郭外之梅花嶺。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

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赴水死。及在籍侍郎張伯鯨自經死。知府任民育著緋衣。安坐堂上就殺。同知曲從直。王纘爵鄞人。知縣周志畏人。亦鄞羅伏龍新喻人。吳道正餘姚人。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人。歸昭崑山人。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字愨人。上海人。庶吉士吳爾壎崇德人。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時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謀輸款。我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按史可法。本朝賜謚忠正。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獲勝也。日奏捷。己丑夜。

大清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蹙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長安人。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等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兵自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黃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柰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士英遁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殺之。

大兵至杭州。潞王常淓開門降。士英與大鋮俱走嚴州。方國安營。明年。

大兵勦湖賊。擒士英。誅之。大鋮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

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欵。勳戚自魏國公徐州爵（宏基之子。）駙馬都尉齊贊元（尚光宗女遂平公主。）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幷城內官民迎降。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十三萬。

大兵遂入屯城中。（時刑部尚書高倬。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庶僚殉難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屈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死。戶部主事吳嘉允謁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博士陳于階自經于公署。其諸生布衣死者。則有吳可箕金壐陳士達等。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嘉允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于階上海人。可

箕。徽州人。璽士
達。俱南京人。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人。宜府刦福王由崧以降。靖國公
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登舟。欲渡江
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衣。
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戰。
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
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

本朝賜謚忠桓。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田雄遂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爲布政司。以應天府爲江寧府。分徇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

王師遂進平浙江。

